

早晨出游 晚上回家

高铁串起区域旅游圈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曾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如今，坐上高铁，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高铁所带给旅游的变化，不仅是让旅游更为便利这么简单，更是让原本孤立的旅游资源连接起来，串起了一个个区域旅游圈。

高铁风景线开进身边

在交通便捷的今天，对于远距离出行来说，火车不是最快的方式，但对于中短距离的出游来说，高铁的出现却总能让人眼前一亮。便利的到达条件，能将旅行变得触手可及；高铁窗外那些震撼人心的风景，能将旅行变成一场独特的经历。正如英国旅行作家马克·史密斯所说的那样：“一趟优质的火车

之旅来自三个方面——车外美景、车内体验、所遇之人和所逢之事。”

高速铁路网的快速普及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旅游的发展。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陆续诞生了多条“高铁风景线”：合福客运专线、京沪高铁、沪昆宁高铁、杭深高铁、京广高铁以及最新开通的西成高铁等，正在快速改变着各地的旅游市场格局。

除了常规的高铁，越来越多的高铁旅游专列也走进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前不久，福建、浙江等地均新开高铁旅游专列若干次，加上之前已经开行的北京、上海等地，高铁旅游专列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开设起来。

前不久，《2018新消费时代的目的地营

销趋势预测》报告评选出了高铁旅游目的地二十强，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高铁枢纽城市均在其列。在旅游升级的时代，高铁的区位优势更为明显，能够带动一个区域的旅游发展。一列列高铁在穿行中将区域的旅游圈连在了一起。

北京铁路局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早游京津冀，当晚可回家。京津冀高铁网的完善为游客开启了一日游、周末游等旅游休闲方式的大门。”

连接区域旅游资源

在A城市生活，到B城市上班，周末去C城市休息旅游；一个交通圈，一个都市



圈，一个旅游圈。去想去的景点，同时体味及感受一座城市的气质与细节，几个小时的高铁通行，让时间与空间那么近。这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现实，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不仅如此，高铁带动人的流动的背后，也开启了“高铁+旅游景区”新型旅游模式，促进了高铁覆盖区域的旅游发展。

如果说高铁实现了原有交通相对不便的城市的“物理连接”的话，那么，随着高铁网络的进一步构建，高铁更是实现了不同区域间的“业务连接”。以旅游为核心轴，高铁将某一个区域的空间及其资源连接在了一起。近几年来，京沪高铁旅游城市联盟、京福高铁旅游联盟、长三角高铁旅游联盟、桂粤黔湘旅游联盟等围绕高铁旅游的城市或区域联盟建立起来，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仅体现了旅游资源的“貌合”，更实现了“实连”。

高铁旅游联盟的成立，通过高铁这个纽带将几个地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各地政府网站和旅游网站，将旅游信息和旅游资源共享，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带动区域旅游共同发展。旅游联盟间的旅游资源在高铁的连接下，能够形成一个以高铁为轴心的线旅游，比如京冀晋陕高铁旅游城市联盟内，北京、河北、陕西、山西境内的旅游资源都十分丰富，在高铁的串联下，让旅客花较少的时间和适中的旅游费用，就可以游览这4个省市内的旅游景点。这在高铁开通以前，由于交通不便或速度的制约，各个地方也只能各自为阵，各敲各的鼓，各唱各的戏。

现在，高铁的开通运营，交通的方便和快捷，让旅游景点间的距离不再遥远，通过旅游联盟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推荐，形成统一的服务标准，不断地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创造高效、优质的旅游环境，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旅游资源的价值。

高铁旅游专列的开行将充分挖掘铁路与地方的旅游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将高铁的便捷与长三角丰富的旅游资源结合起来，不仅方便了游客，也创造了高铁服务的新领域，今后上海铁路局还将开发更多的普速、高铁旅游列车新产品，也希望更多的旅游企业与我们合作。”上海铁路局工

作人员说。无独有偶，福州火车站也在不断优化旅游列车开行方案，实行传统普速旅游专列和高铁旅游专列“双线”服务模式，打造具有新时代特色的高铁旅游专列。

高铁网与旅游圈的天然默契

高铁从一出现起，就满足了旅游出行的需要；而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也在呼唤像高铁这样的交通方式的诞生。高铁速度快、舒适、安全，打破了人们对铁路运输的惯性思维。由高铁带来的连锁效应已然成为新时代旅游发展不可忽视的一大趋势，高铁网与旅游圈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

高铁网的不断完善改变了旅游交通的格局。到2020年，高铁会形成独立的客运专线网络，覆盖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三大区域——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的主要城镇，而随着兰新、西成高铁的开通，中西部地区的高铁网也正在逐渐搭建起来，对于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旅游圈的扩大近在眼前。

“高铁休闲圈”的形成，也正是得益于高铁网的便利，也是高铁网与旅游圈之间默契的真实写照。京津冀1小时旅游圈、长三角1小时旅游圈、珠三角2小时生活圈、粤桂黔湘4小时经济生活圈、川陕3小时旅游圈……全国各邻近省会城市将形成1至2小时经济圈、省会与周边城市形成半小时至1小时生活圈。高铁网的布局使沿线城市的距离大大缩短，同城效应增强，城市之间的休闲活动更加密集，以高铁网为依托的“高铁休闲圈”即将形成，城市游憩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城市内部和城市郊区，而是扩大到高铁所连接的区域城市。

高铁网的不断延伸，让旅游有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同时，旅游也应当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串联起区域更多的资源，打通更多的信息壁垒，在时代变化的浪潮中，不断推陈出新，满足人们在不同时期的旅游需求。

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旅游圈和高铁网将会实现更多的连接，高铁与旅游也会迸发出更多的火花。

上图：高铁上的留学生游客 来自网络
下图：穿行中的高铁 来自网络

古城寻踪

罗晓科

再次来到一别数年的凤凰古城，仍然激动不已。凭楼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倚窗细品，冷暖凉凉沁心扉。

很多人怀着朝圣般的心态来到这个依山傍水的小镇，想踏一踏脚下的青石板，摸一摸巷弄间陈旧得泛出岁月的青砖泥土，看一看沱江里往来的船只，嗅一嗅城市间早已捉不到的清新的空气。但凡每一位触碰过沈从文文字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打心底里的冲动，冲动于那种泛舟江中，写意于两岸的诗意山水；冲动于青石板堆砌的巷弄里行走的闲逸，以及油纸伞下一张张俊秀的面容……

一天两宿的凤凰生活，开始于一个叫凤凰驿站的小驿站。凤凰小憩，只为寻觅。下午的天空，晴雨相间，一种飘忽不定的忧喜给第二天的行程带来了些许不确定性。

凤凰的清晨安静宁逸，洗漱过后，踏在古城的青石板上，开始了一天的游走。一夜的小雨把昨晚的那些飘忽不定洗刷了一遍，青石板就的街道也显得那样明明净净，杂质尽扫。可能一夜的休憩已经让大伙儿的元气得到极大的补充，看到东边升起的那轮明明灭灭的太阳时，都被尽了赞美之辞，在这种欢乐祥和间，乐山乐水的智者心态煽动了我们高涨的兴致，一场关于盛大的拜访也就开始了——沈从文先生的墓地成为了我此行的目标。

苍崖老树，白浪曲水，拂晓的翠色，离披的兰芷，这些都曾是沈从文笔下流淌而来的梦泽，缓缓悠悠，疏远长久。踏着巷弄的青石，迎着耳畔时隐时现的叫卖声，带着近乎朝拜的心态走向了那个并不遥远也不知其名的山头。沱江的水缓缓幽幽，水

流细腻得如同明镜一般，照得出心思，看得到行者的匆忙。

沈从文先生静静地躺在沱江之畔，那块刻着墓志铭的石碑上，“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简简单单的十六个字，刻画的却是我们向往于世界的永恒。明镜在心，行照他人。

拜祭了给凤凰带来无限荣耀的沈从文先生，他笔尖流淌而过的山山水水，古城青砖也就此成为了此行的最终目的。整个下午，我脱离了随行的伙伴。独行一直都是我的习惯，记得儿时就嬉耍于屋后的原野，每到夕阳西下，伙伴们被零零散散的呼唤声赶回家中，这时的我往往是一人在水泥石砌的水渠上奔走走来结束这一天的流放。

凤凰古城的下午总会比平时忙碌，看着往复其间的人，看着每一个古城中奔忙于叫卖的商贩，恍惚间又会有了古城不古的感慨。吊脚楼依然安静地伫立在那里，我静静地坐在沱河边思索起来。看着一个个穿着苗服在江边取景的游客，有模有样地撩摆着姿态，我回避地望了望这一江的河水，河水却羞涩的收敛起来。我无所适从地收拾起自己的心情，开始了自己那不明所以的寻觅。

听人说过，寻觅只是对自我想法的一次完美尝试。我不知道我对这座古城有过多少期待，但确实确实想过，能踩着青石板去看看悠悠间居住于小镇的居民的惬意。处于这座古城之中，琳琅满目的充斥感让我感慨不已，现代的气息早已逼得小镇渐褪了古朴的外壳，一阵阵的鲜亮在重新定义这座古城对于现代的敬意。我想我应该在对此留恋点什么，是悠悠踱过的沱河水，还是那座还在诉说凤凰不死的虹桥老寨，我都不敢抱有古老老头的想象。于是，只能选择避开那些熙熙攘攘，走进一条又一条的透着微光的小巷，寻找着给予我静谧而又恬适的美好。

每个人都会眷念于一座城池，那种熟悉里透露的陌生，让你去寻找夹杂其间的似曾相识，殊不知，我们不只是为了找寻而来，也是为还愿而去。

榕城有只彩凤凰

舒小骅



福州别名榕城，以榕树繁茂著称。假如你来此地深度旅游，会发现城内屹立着一只彩凤凰，它承载着榕城悠久的人文历史，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夺目光芒。乌塔是其首，乌山为其身，与二者毗邻的三坊七巷，宛若张开的双翅和两条五彩斑斓的尾翎。

唐朝贞元十五年，福建观察使柳冕为祝贺德宗李适寿诞祈福，用青色的花岗岩砌造了一座“贞元无垢净光塔”。因塔身略带黑色，故名乌塔。作为福建省最早的石塔之一，乌塔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其说它像一位古朴的老人，见证了千百年的风雨沧桑，不如说更像凌空高耸的凤头，引领身躯和尾翼迎接新时代的辉煌。

从乌塔西行，沿石阶拾级而上，便步入乌山景区。相传汉代何氏九仙曾于重阳节在此登高揽胜，引弓射鸟，遂得名“乌山”，又名“乌石山”。山中道路盘曲，怪石嶙峋，榕树参天，林壑清幽。名胜古迹比比皆是，文化底蕴分外浓厚。

乌山东麓有天香台，向西望可见冲天台。台畔矗立两方夹峙的大岩石，石顶横亘着一块天然条岩，人称“天台桥”，极险。据说只有“肯舍

身”的人才登得上去。累累巨岩为古代文人墨客铭石题记提供了条件。摩崖石刻在乌山随处可见，多达200余方。首屈一指的当属唐代李阳冰所书的24字小篆《般若台铭》，笔体圆润秀隽，乃福建省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之一。

除了供游人观景和休憩外，还具有缅怀先贤的功能，这是乌山一些名亭的不寻常之处。万历年间，闽中久旱，颗粒无收。当时正在菲律宾经商的华侨陈振龙，冒着风险将红薯种苗藏在竹筒和篮子里带回福州，试种成功后报告福建巡抚金学曾，由其引导百姓栽种，从而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饷功比神农”，先贤亭上的这副楹联表达了民众对陈振龙和金学曾的崇高评价和感激之情。明嘉靖三十七年，倭寇进犯福建，福州危在旦夕。当时任指挥金事的黎鹏举亲率水师出征，取得八战八捷的战果。他继而挥师北上，大败倭寇，从此福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当地民众为了纪念这位抗倭英雄，在山中神光寺后的岩石上镌刻下“黎公在，乌石在”六个大字，并捐建了“黎公亭”。

当你游兴未尽地从乌山北麓下来，迎面是以青石板铺路、商铺云集的南后街。以它为中轴的这片历史文化街区，西边并排三座坊，东边分列七条巷，保存有200余座古建筑，是少有一块“里坊制度活化石”。

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明清达到鼎盛。这里的宅院厅堂普遍属于开敞式，与天井融为一体，连接廊、榭形成高低错落多变的格局。木格窗扇雕饰多样，对称或不对称的疏密有致，动感十足。建筑外墙呈流线性，彩绘翘角两侧对称，状似马鞍，展示了福州古民居的独特风貌。

令榕城人引为自豪的是，三坊七巷自古以来鸾翔凤集，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和贡献的历史伟人。如唐末黄巢军人福州，命义兵“灭烛而过”的大儒黄璞；明代抗倭名将张经；清末主持虎门销烟、勇于抵御外辱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人称中国“船政之父”的沈葆楨；《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

在南后街与杨桥巷的交界处有一家宅院。进大门，天井里立一尊英勇武青年的半身塑像。其人即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此地是他的故居，也是其堂兄林长民的祖宅。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巴黎和会的外交黑幕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他的爱女就是建筑大师、文学家、女林徽因。著名女作家冰心幼时也在这里生活过。像这样一宅出四杰的居所，古今实不多见。

漫步三坊七巷，你仿佛乘坐彩凤腾飞的翅膀，抚摸着美丽的尾羽，能够体察到绵延千载流芳的文脉，更能感受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浩然正气。它动人的情怀，催人奋进。

上图：三坊七巷 来自网络

广西上线旅游产业运行大数据平台

本报南宁电（记者李纵）日前，广西旅游产业运行大数据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广西智慧旅游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据介绍，广西旅游大数据平台（即广西旅游产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数据来源除了广西旅游发展委员会各相关业务系统的数据外，还包括电信运营商、网络运营商的实时数据以及公安、交通、气象等部门的数据，具备行业管理、产业监管、统计分析、应急指挥等功能，可进行旅游综合

指数分析、客流综合分析、游客归属地分析、游客轨迹分析、景区监控分析、旅游舆情分析等。

近年来，广西旅游发展委员会高度重视旅游信息化和智慧旅游建设，除旅游大数据平台建设外，在推进全区智慧旅游企业建设、旅游景区视频监控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广西全域旅游直通车网络项目建设，旨在为游客提供信息化时代高效、便捷、人性化的智慧旅游服务。